

全国少数民族获奖短篇小说选

I 247.7 / 14

希望的绿叶

贵州人民出版社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希望的绿叶

中央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
汉语言文学系选编

少数民族获奖短篇小说选

责任编辑 龙国义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夏顺利

全国少数民族获奖短篇小说选

希望的绿叶

中央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

汉语言文学系选编

※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125印张 350千字

印数 1—4,7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15·456 定价: 1.40 元

艺 园 奇 卉

——代 序

田 兵

乌兰夫副总理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发奖大会上说，象这样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它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三中全会以来，逐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地区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文学创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说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是我们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次获奖的有三十八个民族的一百多名作者，这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大团结的象征。更可喜的是中央民族学院和贵州民族学院把得奖的部分短篇小说作了选评，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祖国艺园中这簇瑰丽的奇卉，将冒出莽莽苗岭，给祖国河山增添色彩。

周扬同志说：我们过去的文学史有一个根本的缺点，没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和他们的贡献，摆到我们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应有的地位上。我想：今后，我们再写文学史就不一样了，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家庭中，少数民族的这簇文学奇卉，将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光彩。象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中，藏族的《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这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是中国的财富，而且将成为世界的财富。周扬同志认为在我们整个的中华民

族的文学传统里，当然包括了各少数民族文学在里面，但是在文学史里面没有标明。当然今后再写时可以标明。

在我国历史上，象元朝、清朝，当皇帝的就是少数民族，在文学领域里人数也不会少。又如南北朝时的北朝统治者，又如五胡十六国，这些国主，也有的是少数民族，当然文学人材也不会少。象有名的《木兰词》，其中称皇帝（或头人）为“可汗”，虽不能由此断定作者为少数民族，但至少也是少数民族统治区域里的作品。又如有名的《春江花月夜》，据说它的曲谱，是当时昆仑族人写的。象唐代崇尚的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那就更多了！如杜牧过华清宫诗：“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云中乱拍绿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当时安禄山喜欢跳的《胡旋舞》那就是当时在宫廷很有名的。这显然是少数民族的作品。象郭老的《孔雀胆》里引的云南蒙古梁王姑娘阿盖的辞世诗：“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黄蒿历乱苍山秋（郭老引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里彩（汉语：踏里彩是锦被）。吐噜吐噜段阿奴（爱称其被暗杀的丈夫段功），施宗施秀（也是被暗杀的好人）同奴歹。云片波鳞不见人，押不卢花（汉语：起死回生灵草，当时人称阿盖为押不卢花）颜色改。肉屏（驼峰）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汉语：松林）风萧索。”象这样的抒情诗，恐怕谁看了都要流泪，应该称为千古佳作。但这些作品，大都是少数民族的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真正劳动人民的作品，在旧社会却被人知道的很少。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我们才有计划地把劳动人民的儿女（当然也有非劳动人民的儿女），逐步培养成少数民族的作家。才真正结束了某些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只有口头文学，没有书面文学的时代。象苏晓星（彝）、伍略（苗）等都是五十年代，由劳动人民的儿女逐步成长起来的文学作家。建国以来，特别是到了五六年、五八年这段时间里，中宣部周扬同志一再提倡民间文学（包括兄弟民族文学），

以郭老挑名，正式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各省也相继成立了分会。在编写兄弟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号召下，各民族的口头文学，便得到了搜集翻译、整理和发表。象云南的《阿诗玛》，便是这一时期，兄弟民族口头传统文学的代表作。一些兄弟民族传统文学家和文学工作者，也应运而生，被人重视起来。总之，自从建国以来，兄弟民族的传统文学和新的创作的书面文学，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可喜的是：这些书面文学，特别是得奖的短篇小说，可以说都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好作品。这些作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这个大原则下，有力地鞭挞假、恶、丑，歌颂真、善、美。象彝族苏晓星的《遮荫树》，他就是歌颂了一位苗族寨老，老树公公，他利用九里山的苗族传统习惯，在“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巧妙地劫走了正被“造反派”迫害斗争的干部石强。表面看来，这位老人是旧习惯的代表，但是他却充满了爱护社会主义、爱护好人好事的新思想。他恰恰就是利用这些旧习惯，歌颂了教民向善，救人为乐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在这一行动中，表现了他的机智和勇敢。又譬如鄂温克族乌热尔图的《瞧啊，那片绿叶》，把鄂汉两族比作一棵树上的绿叶，都是兄弟，把“四人帮”时期那种人为的仇视，作了有力的暴露和批判。又譬如白族张长的《希望的绿叶》，显然是有感于今天农村的破坏森林，又联想到过去的毁林开荒，而把人们的愚昧揭示出来，使人感到没有树木，将失掉生态平衡，人类不能生存，地球将要毁灭，因而给人以道德的陶冶和科学的知识。把“四人帮”时期农村的弊病加以暴露和批判。又譬如蒙族伊·布拉图德的《春雪》，写了春回大地，冰雪消融的欢腾景象，一个不见经传的青年人巴依尔，出人意料地毛遂自荐，竞选成了公社党委书记。老资格的原书记纳木落选了。这写出了我们振兴中华的时代的心声。……

总之，这些短篇小说，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地域，抨击了“四人帮”时期的弊病，写出了新时期的希望，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我们的人民服务。他们不仅是写了少数民族的题材，写了祖国各地的题材，而且象伍略的《绿色的箭囊》，邵长青的《八月》，李乔的《一个担架兵的经历》还写了国际方面的题材。所抒发的感情，感人肺腑。这说明，我们少数民族的作家是有才能的，可以担当时代的重任。他们的作品，不愧为祖国艺园的奇卉。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艺园奇卉

- 代序……………田 兵(1)
-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回族 张承志(1)
- 蒙古族慈母的赞歌……………邢 莉(15)
- 空谷兰……………白族 张 长(17)
- 诗的小说《空谷兰》……………周玲玉(34)
- 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
- ……………哈萨克族 艾克拜尔·米吉提(38)
- 一颗金子般的猎人之心……………郭希芬(54)
- 活佛的故事……………蒙古族 玛拉沁夫(57)
- 寓哲理于形象中……………吴重阳(67)
- 美与丑……………藏族、女 益希卓玛(71)
- 闪烁着民族色彩的人物形象
- ……………刘万庆(85)
- 希望的绿叶……………白族 张 长(88)
- 绿叶是大有希望的……………张捐中(102)
- 蛮人小传……………满族 李惠文(107)
- 她“象活人一样”……………白润生(131)
- 一个担架兵的经历……………彝族 李 乔(135)
- 一篇闪耀着时代光芒的好作品
- ……………董尚效(146)
- 留在记忆里的故事……………土家族 孙健忠(149)
- 诱人的情趣,独特的风格……………白崇人(171)
- 压在心底的话……………朝鲜族 郑世峰(174)
- 终于说出的心底话……………庾修明(188)
- “节日”回到布依寨……………布依族 罗国凡(192)

老魏——维护民族团结的农村干部形象	庚修明(203)
瞧啊,那片绿叶……鄂温克族 乌热尔图	(207)
精心构思,巧妙安排……刘万庆	(225)
八月……满族、女 邵长青	(228)
细腻生动,真实感人……邢 莉	(242)
战友……苗族 苗 林	(245)
一个普通战士的心灵美……郭希芬	(254)
紫花与红叶……满族 关沐南	(256)
一个富有色彩的生命……苗 林	(267)
娘伴……侗族 谭 覃	(270)
侗族青年爱情生活的风情画…	庚修明(280)
夜走红泥岭……京族 李英敏	(283)
从细微处见深刻……雨 佳	(301)
回民代表……回族 马连义	(304)
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吴重阳	(316)
刀郎青年……维吾尔族 祖尔东·萨比尔	(320)
拂去蒙在灵魂上的灰尘……马 迅	(345)
春雪……蒙古族 伊·布拉固德	(348)
草原新人的赞歌……苗…林	(362)
绿色的箭囊……苗族 伍 略	(365)
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赞歌…	庚修明(392)
遮荫树……彝族 苏晓星	(396)
扎根在民族土壤之中……白润生	(411)
齐毛太……藏族 多杰才旦	(414)
纯朴的心灵,宽大的胸怀……周玲玉	(439)
后记	(443)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回族 张承志

朋友，你喜欢蒙古族的民歌吗？那山泉一样轻快流畅的好来宝；那号角一样激动人心的摔跤歌；那曲折、辽远、拖着变幻无穷的神妙长调的《黑骏马》；那深沉、悲愤、如泣如诉的《嘎达梅林》，自古以来打动过多少人的心啊！每一个草原上的骑手都会说：马头琴的乐声沸腾了我们的血，点燃了我们的心！

我特别喜欢唱歌，来到乌珠穆沁草原以后，我深深地爱上了那些朴实无华的蒙古族长调歌子。刚穿上牧民的袍子，我就用汉字把蒙语歌词拼写在小本上，一天到晚“啊喏喏”地唱。牧人们见我爱唱蒙族歌子，高兴地称我为“玛乃道钦”——我们的歌手。

可是，虽然我很快学会了几支流传草原的民歌，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牧人歌手的心情。比如说，我就曾经好久不理解，草原上的人们为什么总是歌唱母亲。

“母亲”常是蒙古族民歌的主题。渐渐，我发现一个规律，只要你喜爱蒙古族民歌，你就会发现：以母亲为主题的歌子，简直有着神话般的力量！

记得我刚到内蒙草原插队时，有一次到牧民吉格木德爷爷家里做客。牧民们围着吉格木德爷爷喝着奶子酒谈笑。威风凛凛的吉格木德爷爷微笑着，一面拉着那把自制的、安着一个紫檀木长鬃马头的马头琴，一面唱着歌。

几支歌子唱过以后，马头琴奏起了《乃林呼那》——译过来

就是《修长的青马》。这是一首驰名乌珠穆沁草原的、歌唱母亲的古歌。

当歌中唱到“头发斑白的母亲啊，你的恩情象东方的晨曦；头发银白的母亲啊，你的恩情象温暖的朝晖”，我突然看见吉格木德爷爷那皱纹密布的紫铜色脸庞上滚下两颗泪珠。再唱到“酷夏的夜是多么难熬啊，是母亲喂给了我奶水；严冬的夜是多么冻人啊，是母亲掖紧我的皮被……”，蒙古包里静悄悄的，男人们低下了头，女人们轻轻啜泣起来。歌声拖着委婉的长调，穿过蒙古包的天窗，轻轻地向草原飘去……

这是为什么？朋友，我相信你一定愿意听听我所找到的答案吧！这答案是我亲身经历了草原上严冬酷暑、风云变幻的艰苦斗争才找到的。我是多么希望告诉你这些体会啊，可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讲清楚……

和大多数在牧区插队的知识青年一样，我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生身母亲，住在北京；另一个是我的蒙古族母亲，我叫她“额吉”，住在草原。按汉族的习惯，额吉算是我的“干娘”；按蒙古族的习惯，额吉把我看成她的抱养儿子。我住在额吉家的蒙古包里——那是阿拉哈哥哥结婚时，卖掉了那匹漂亮的枣红自留马置下的。在这座蒙古包的毡顶下，我们迎送过多少难忘的岁月啊！

至今，我还记得第一天住进额吉家的情景。那时我一句蒙语也不会讲。虽说我已经是十九岁的小伙子了，可是到了这里，我却觉得什么都新奇。一放好行李，我就跑到门口去看风景。包前的牛车上拴着一头又高又壮的花山羊，它昂着头，象小小马驹子。这是阿拉哈哥哥抓来准备杀给我吃的自留羊。我心眼里一活动——骑山羊会是什么滋味儿？于是偷偷解下它的绳子，一下子骑到它背上。那家伙真厉害，蹬蹬蹬驮着我就跑。正当我得意忘形之

际，大山羊突然猛地一退，我一个趔趄摔在地上。它又不依不饶地用那尖尖的犄角狠顶了我屁股一下。

后来，隔了两三年，莲花嫂子还用这事取笑我。一提起这事，她先咯咯地笑个不停，逗得两个小家伙——舞蹈家达莫琳和小骆驼巴特尔也跟着笑了。巴特尔一傻笑，鼻涕口水都流到他那宝贝木碗里。只有额吉不大笑，她疼爱地看我一眼说：“当时我想：这北京孩子简直和三岁的巴特尔一样，什么时候，才能成个象样的牧人呢？”

唉，说起那时的事真怪不好意思的。可是你不要以为我就是那么一副淘气样，在草原上晃荡了几年。在乌珠穆沁辽阔的草原上，在母亲——额吉的身旁，我就象三岁马背上鞍子一样，一眨眼，在流矢般的岁月中成长起来了。夏天，我和额吉顶着烈日，并马驱赶着肥硕的羊群，额吉教我认着牧草的种类。冬天，额吉让我先裹着皮袍躺下，再用宽大的山羊皮被紧紧地包好我的脚。额吉掖紧的被窝是那么暖和，我躺在里面，看着额吉给我补毡袜，在驼毛线穿过毡子的嗤嗤声中，我香甜地入睡了。每当阿拉哈哥哥从马群回来，额吉就催他教我蒙文。一天晚上，我趴在额吉身旁，用蒙文写了一条“我的额吉好”，念给她听。她那和北京妈妈一样和蔼慈祥的眼里，溢出了幸福的泪花。她扔掉牛腿骨做的纺锤，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我的脸，然后在我的额头亲了一下，银白的乱发触到了我的脸。

在牧民的怀里，一块石头也会揣得滚烫。我们这些还不懂得人生的年轻人的心，揣在蒙族人民的怀里，也确实变得热起来。可是，烤热的东西，哪怕它是一颗心，也有再冷却下来的可能，要想得到一颗永远火热的心，还要经过特殊的磨练。

一九七二年的春寒，对我就是这样一场磨练。

朋友，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住在北京城里的人还能记得七二年春天曾有过几天阴雨的春寒。但任何一个草原的牧人都不会忘记

那春寒回袭的严酷情景，不会忘记那春寒降临五月的草原时引起的可怕灾难。——是哪个熟知草原的文学家写过这样的话：“白毛风，春天的白毛风，是屠杀我们牧人的刀子！”

但是，并不是因为我在那场风雪后，前额上增添了牧人的皱纹；也并不是因为我在白毛风中冻伤了双颊；当然也并不是因为我亲眼看到了脱过毛的胖马被冻得在寒风中倒毙——就能说我经历了特殊的磨练。不，风餐露宿和卧冰卧雪固然是牧人值得骄傲的经历，但它远不能称为“特殊的磨练”。你若想懂得这种磨练是什么，还得从暴风雪刮起的时候讲起……

暴风雪象一个狰狞的怪物，半夜时分闯进了草原。清晨——说是清晨，只是时间上的标记，黑漆漆的混沌迷茫变成了白蒙蒙的混沌迷茫。只要跨出蒙古包，马上会被风雪裹住，就象掉进了一个嗷嗷怪叫着的深渊。粗硬的雪粒狠狠地打在脸上，又冷又疼。迈开几步，就再找不到近在咫尺的屋门。天地间飞闪着急速卷过的灰白色雪雾。迷茫中，一个白色的人影出现了，这是下夜的额吉。她顶着一条皮被屹立在羊圈门口，浑身上下披了厚厚一层白雪，完全成了个雪人。

牧民一年工作三百六十五天，无论是严寒酷暑，也不问雨雪风霜。女人下夜，男人出牧，这是乌珠穆沁草原的祖传分工。我牵来冻得发抖的马，准备给它鞣鞍子。额吉蹒跚地踏着积雪，取来一条棉毯给马披上，又帮我把马鞣好。在尖厉的风啸中什么也听不见，额吉把粘满冰雪的瘦削身躯靠近我，对着我的耳朵喊道：“春天的马已经脱了长毛，不小心会冻死的！”她急切的声调，使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这场风雪的严重破坏性。

等风势稍减弱，我就赶着羊群顶风出牧了。我用厉声的吆喊和套马杆的套索，把羊群缓缓地赶向蒙古包北面的山洼，那里有我们小心保存了一冬的牧草，专门留在白毛风的日子用的。

一切可恶的自然灾害，如台风、暴雨、风雪、地震，常是一

个浪头追着一个浪头，一个冲击接着一个冲击。我那企图设法熬过这场风雪的希望，就在暴风雪的第二个冲击下被粉碎了。大约下午三点钟，尖厉嘶喊了一夜半天的空中好象响了一声闷沉的雷鸣，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呜呜的风啸变成了轰轰的狂吼，铺满草原的厚雪向天空翻卷，世界好象消失了，只剩下白花花的一片。羊群吓呆了，停下脚步，咩咩叫起来。羊的惨叫声伴着狂暴的风吼，使我突然感到了恐怖！

我好象变成了一具稻草人，吓坏的羊儿不再理会我的喊叫和马杆子的抽打，它们扭头顺风狂奔起来。白毛风得意地怪叫着鞭挞它们，羊群就象缺了堤的河水，从我马前、马后，甚至马肚子下面，蜂拥着窜过。

我下意识地拨转马头，紧紧追上羊群，来回地跑着横线，企图拦截它们。但是，浑身粘满雪块的羊群象一堆雪球，一个劲儿地顺风滚去。我的嗓子嘶哑了，头脑也呆滞了，只是机械地左挡右拦和暗哑地吆喊。小绵羊绊倒在雪坑里，我下马把它扶起来。羊群遇到冻死的马匹惊散了，我纵马把它们赶到一块……

右侧的山坡上，有一群受惊的马顺风狂奔，一个牧马人闪电似地在马群里飞驰。我只从呼呼的狂风中辨认出他一声绝望的喊声——这群人马，就象腾云驾雾一样，在风暴的裹胁下，倏然消逝。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皮袍子在马鞍的银钉上划开一个大口子。风雪拼命地从那儿钻进我的怀里。冰冷的寒气扫尽了袍子里仅存的一点温暖，我的半个身子冻木了。我用一只手紧紧捂着这个破洞，继续拦截着羊群。

白毛风的呼啸中传来了一个声音：“喂！——”

不管在多少只羊的叫声中，小羊羔也能辨出母亲的叫声。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额吉！听：“喂——小铁木尔——”

我猛地从马蹬上立直身子，奋力喊着：“额吉！我在这里——额

吉！额——吉——”

一团雪雾冲到我身边，额吉的青马浑身披着冰甲，额吉穿着的达哈^①，也粘着片片的雪块。她的眉宇中现出一股坚毅的神情，这种神情只有在抢救孩子的慈母脸上才能找到。额吉全不象个六十岁的老人，灵活的青马驮着她飞快地穿过雪雾，一根赶牛车用的粗鞭子，随着她坚定威严的吆声，有力地打在踟蹰不前的羊儿身上。

羊群似乎和我一样，由于额吉的来临而稍稍安下心来，它们不再烦人地咩咩乱叫了。在一根套马杆和一条粗牛鞭的催赶下，在两骑快马的堵截下，羊群渐渐转身朝东，半顶风半顺风地，被赶进一个石头圈。

石圈堵挡住了白毛风。我也随着风声的减弱渐渐缓过神来，我们下了马。额吉心疼地打量了我一下：“小铁木尔，你迷路了吧？这白毛风真凶。没关系，一会儿——噢，你的袍子破了！”

她慈祥的眼中又出现了刚才那种神情：“穿上达哈！”说着她就脱下那件毛蓬蓬的达哈。可是额吉里面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羔皮袍，我坚决不答应。我一只手捂着破洞，一只手推开额吉的达哈。

“孩子，薄袍子总比破袍子强！一会儿顶着风赶羊回家时，你会冻死的！你这小铁木尔怎么不听话！快，快穿！快穿！”——额吉眼里的那种神情是无法拒绝的……

后来，我曾经为当时接过那件达哈悔恨不已。达哈挡住了要吞噬我的白毛风，而薄薄的羊羔皮袍子却没能保护好额吉瘦削的身躯。

万恶的寒风唤醒了潜伏在许多草原牧人体内的魔鬼——关节

^①达哈：羊毛朝外的山羊皮外套。只在特别寒冷的日子才穿。

炎。暴风雪过去了，战胜寒潮的春天终于降临到我们的草原。可是，当我独自坐在五彩缤纷的山岗上，在轻柔的和风中，看着雪白的小山羊嬉戏的时候，额吉却倚在蒙古包的木墙上，看着莲花嫂子默默地烧茶。我的额吉，由于把白毛风中的温暖让给了我，她的下肢瘫痪了。

我再也不唱歌了，不懂事的达莫琳总求我吹口琴，给她跳舞伴奏，可我总推说有事。我也不淘气了，晚上赶羊进圈时，爱学骆驼叫的巴特尔一拿马杆套羊玩，我就骂他，可是以前我是最爱玩这个把戏的。我不再象疯子似地纵马狂奔——过“马瘾”。我的羊群出牧最早，晚上回家时，羊儿都吃得肚子滚圆。人们都说我变了，我也觉得自己在变化。好象是在额吉病后，我才成了牧人……可是，尽管人们夸奖我，我却总是心情沉重，好额吉，什么时候你再能和我一块骑马呢？

额吉可不这样。两个月后，她把一块小牛犊皮垫在膝下，挪一步，拉一下牛皮，又恢复了忙碌的生活。渐渐地，牧民们看见她跪在乳牛腿旁，膝盖下垫着块牛皮挤奶，也不再感到新鲜了。她只是不能骑马。可是，她是骑惯了马的人，额吉的丈夫去世早，她又是当爹又是当娘地把独生儿子阿拉哈哥哥抚养大的。——所以，她总是爱操心马的事：“小铁木尔，别让马喝泥塘的脏水，到井上去饮马！”“阿拉哈，我的青马该剪剪鬃了！”有时，我抚弄着她的膝盖，难过地低下头来。她却笑着摸着我的头发说：“草原上的骑手不能整日愁眉苦脸。象我这样的人，草原上多着呢！”

真的，你看瘸马信敖日布，放马摔断了腿；可他总是笑呵呵的。只要马杆一撑，他就轻巧地跃上马背。还有吉格木德爷爷，骆驼倒下来，砸断了他三根肋骨。可他连医生也不找，只是每天从驼群回来，朝图雅额吉要半碗酒喝。他还满认真地对我说：只要喝点酒，肋骨是会自己接上的。牧人从不把伤疾看成残废，也从不过多地对不幸者讲宽心话。那场春天的暴风雪一共毁坏了我

们公社七个牧人的身体，可是这七个人都重新恢复了生活和斗争的能力。这就是我们草原上的人啊！……

额吉不光是我的母亲。她对所有知识青年都象对巴特尔、达莫琳和我一样心疼。每当有知识青年来我家做客，她总是把藏在柜子里的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他们吃；要是来了个女知识青年，她就更高兴了，一面问长问短，一面催促莲花嫂子烧奶茶。人家走了，她还倚着门框，跪在牛犊皮上喃喃自语：“多好的姑娘啊……”

转眼间牧草变黄，金风飒飒的秋天到了。又一场灾难袭击了我们的草原：邻队查干宝力格的牧场发生了火灾。一连几天，空气中飘浮着一股刺鼻的烟味。夜晚，遥远的地平线上一片通红。

火灾扑灭的那天早晨，爽朗的大队书记班达拉钦叔叔路过我家时说：有两个北京知识青年在打火时烧伤了。

额吉一听就焦急地扯住班达拉钦叔叔的袍角问：“他们烧得重吗？现在在哪儿？”

“在公社卫生院，准备送城里治疗。其中有个姑娘，烧伤得比较严重。”

额吉立刻命令似地说：“小铁木尔，给额吉套车！莲花，把箱子里的甜奶豆腐拿出来！我要去公社看看孩子们！”

我把额吉背上牛车，莲花嫂子把一口袋奶豆腐塞给我。中午，我们赶到了公社卫生院，那里已经围着不少闻讯赶来的牧民。人们焦急地期望着什么。

那个烧伤的女青年全身缠满了绷带，只露出眼睛、鼻孔和嘴。额吉一进病房，见到这情景就大哭起来。泪水在她的脸上纵横，打湿了她的前襟和紧攥着的、装满奶豆腐的布袋。额吉的哭声惊醒了那个半昏迷的病人，只见她睁开浮肿的眼睛，好象要辨认这陌生的蒙族老妈妈是谁。